續高僧傳卷第三　去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譯經篇三　本傳三人

唐京師勝光寺中天竺沙門波頗傳一

唐京師清禪寺沙門釋慧賾傳二

唐京師紀國寺沙門釋慧淨傳三

波羅頗迦羅蜜多羅唐言作明知識或一云波頗此云光智中天竺人也本剎利王種姓剎利帝十歲出家隨師習學誦一洛叉大乘經可十万偈受具已後便學律藏博通戒網心樂禪思又隨勝德修習定業因循不捨經十二年又復南遊摩伽陀國那爛陀寺值戒賢論師盛弘十七地論因復聽採以此論十萬偈明小教又誦一洛叉偈小乘諸論波頗識度通敏器宇沖邃博通內外研精大小傳燈教授同侶所推爰化門人般若因陀羅跋摩等學功揭劫深達義綱人今見徒本國王化為彼王臣之所欽重但以出家釋子不滯一方六月一移任緣

靡定承北狄含勇未識義方法藉人
弘敢欲傳化乃與道俗十人展轉北
行達西面可汗葉護衛所以法訓勗
曾未浹旬特為我主深所信伏日給
二十人料旦夕祇奉同侶道俗咸被
殊遇生福增敬日倍於前武德九年
高平王出使入蕃因與相見承此風
化將事東歸而葉護君臣留戀不許
王即奏聞下勅徵入乃與高平同來
謁帝以其年十二月達京勅住興善
釋門英達莫不修造自古教傳詞旨
有所未踰者皆委其宗緒括其同異
內計外執指掌釋然徵問相難披解
無滯乃上簡聞蒙引內見躬傳法
理無爽對揚賜綵四十段并宮禁新
納一領所將五僧加料供給重頻慰
問勞接殊倫至三年三月上以諸有
非樂物我皆空眷言真要無過釋典
流通之極豈尚翻傳下詔所司搜揚
碩德備經三教者一十九人於大興
善創開傳譯沙門慧乘等證義沙門
玄謨等譯語沙門慧賾慧淨慧明法
琳等綴文又勅上柱國尚書左僕射

續高僧傳卷第三 第九張 寺

房玄齡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杜正倫
參助勘定光祿大夫太府卿蕭璟總
知監護百司供送四事豐華初譯寶
星經後移勝光又譯般若燈大莊嚴
論合三部二十五卷至六年冬勘閱
既周繕寫云畢所司詳讀乃上聞奏下
勅各寫十部散流海內仍賜頗物百
段餘承譯僧有考束帛又勅太子庶
子李百藥制序具如論首波頗意在
傳法情望若絲而當世盛德自秘諸
已有人云頗饒倖時譽取駈於後故
乘名達廢講經論斯未是弘通者時
有沙門靈佳卓犖拔群妙通機會對
監護使具述事理云頗遠投東夏情
存名利欲使道流千載聲振上古昔
符姚兩代翻經學士乃有三千今大
唐譯人不過二十意在明德同證信
非徒說後代昭奉無疑於今可鑒矣
議依同後遂不行時為太子染患眾
治無效下勅迎頗入內一百餘日親
問承對不虧帝宮嗟既漸降譯出本
寺賜錢帛等六十段并及時服十具
頗擔傳法化不憚艱危遠度葱河來

歸震旦經途所亘四万有餘明貴梵
本聖並翻盡不言英賢有墜綸言本
差頗然雅懷莫訴因而構疾自知不
救分散衣資造諸淨業端坐觀佛遺
表施身下勅特聽尋尒而卒於勝光
寺春秋六十有九東宮下令給二十
人舉屍送至于山所闍維既了沙
門玄謩收拾餘骸為之起塔於勝光
寺在乘師塔東即貞觀七年四月六
日也有識同悲法輪輟轍四年之譯
三帙獻功掩抑慧燈墜照惑累開茲
弘道未敢有聞既而人喪法崩歸譽
斯及伊我東鄙匪咎西賢悲夫
釋慧賾俗姓李荊州江陵人早悟非
常神思鋒逸九歲投本邑隱法師出
家隱體其精英異倫即度為沙彌講
授之暇誨以幽奧賾領牒玄理曾不
再思執卷誦文紙盈四十荊楚秀望
欽而美之初從隱聽涅槃法華後別
聽三論皆剖排新奇抗擬標會開皇
中年江陵寺大興法席群師雲赴道
俗以賾嘉績夙成咸欲觀其器略共
請為法主顧惟披導有旨因而踐焉

甫年十二劍開涅槃比事吐詞義高 續高僧傳卷十三號
常伯論難相継辯給冷然少長莫不
繊心頌賛載路荊州刺史王龍之光
壽聞其幼譽驚挺親駕謁焉素備
聞大相褒賞以事奏聞六希世卓
秀者也登即有詔令本州備禮所在
恭送既達京華殊蒙慰引賜納僧伽
梨并衣一襲仍令住清禅寺從容法
侶敦悦玄儒才藻屢揚汲引无竭禎
有衣冠士族皆来展造門庭莫不讃
其洽聞博達機捷之謂也末歌煩擾
思齊清神乃從應禪師稟咨心學播
關兩載情蹈諸門遂語黙於賢聖之
間談授於經緯之理值隋氏云喪法
事淪亡道閑當年情欣栖静以大業
末歳移卜終南之高冠嶺因巖構室
肆素形心會唐運勃興蒼生攸濟續
不滞物我来從帝城講誨暫揚傾都
請道武德年内釋侶云繁屢建法筵
皆程氣字時延興寺百座講仁王經
王公卿士並從戒集沙門吉藏愛鑒
論宗聲辯天臨貴賤傾目睛綿施鋭貴
言清理詣思動幾微神采絶然四部傾

心百辟藏顧而嘆曰非惟論辯難絀

捔亦銀鉤罕蹤今上在普親觀論府
深相結納擬為師友六使來召令赴
別第續以生名終身之累由來有人
退讓餘詞一不聞命及負觀闕譯詔
簡名僧衆以文筆知名無又統詳論
台乃任為勘論之筆譯訖奏聞有
勅賜帛百疋衣服一具賾又著論序
曰般若燈論者一名中論本有五百
偈借燈為名者無分別智有寂照之
功也舉中標目者鑑亡緣觀等離二
邊也然則燈本无心智也亡照法性
平等中義在斯故寄論以明之也若
夫尋論滯言執俗迷真顛倒斷常之
間造次有無之內守名喪實攀葉亡
根者豈欲尒哉蓋有由矣請試陳之
若乃攝分別之因招虛妄之果惑累
熏其內識惡友結其外緣致使慢幢
崇山見深滄海慧火難餾詞鋒罕當
闡說有而快心聽談空而起謗六種
偏執各謂非偏五百論師諍陳異論
或將邪亂正或以偽齊真識似悟而
翻迷教雖通而更壅可謂捐珠翫石

尊者者新觀畫佛龍樹造偈多好 [illegible]

如此良可悲夫龍樹菩薩拯世拔生
呵嗜慾而發心闡深經而自勗夢獨
尊之懸記然法炬於閻浮且其地越
初依功超伏位既窮一實且究二諦
佩雨即而定百家混三空而齊萬物
點塵劫數歷試諸難悼彼群迷故作
斯論文玄旨妙破巧申工被之鈍根
多生怯退有分別明菩薩者大乘法
將體道居夷遐覽真言為其擇論闡
秘審藏賜如意珠略廣相成師資乎
顯至如自乘異執鬭起千端外道殊
計紛然万緒驢乘競馳於駕駟螢火
爭耀於龍燭莫不標其品類顯厥師
宗玉石既分玄黃也判西域滌翰乃
有數家孝實析徵此為精詣若含道
本末有六千偈梵文如此翻則減之
我皇帝神道邁於羲皇陶鑄侔於造
化崇本息末無為太平守母存子不
言而治以為聖教東流年淹數百而
億為所負闕者猶多希見未聞勞
於寤寐中天竺國三藏法師波頗蜜
多羅學兼半滿博綜群詮喪我怡神

搜玄養性遊方在念利物為懷故能
附弋傳身舉烟命侶冒冰霜而越葱
嶺犯風熱而度沙河時積五年途經
四万以大唐貞觀元年頂戴梵文至
止京輦昔秦徵童壽苦用戎兵漢請
摩騰遠勞蕃使詎可方茲感應道
契冥符家國休祥德人爰降有司奏
見殊悅帝心勅住興善勝光即傳新
經之始仍召義學沙門及王公宰輔
對翻此論研覈幽旨去華存實目擊
則欣其會理函杖則究其是非文雖
定而覆詳義乃明而重審歲在壽星
捻勘云畢其為論也觀明中道而存
中失觀空顯第一而得一乘空然司
南之車本示迷者照膽之鏡為鑒邪
人無邪則鏡無所施不迷則車不為
用斯論破申其循此矣雖復斥內遮
外盡妄窮真而存乎妙存破始可破
蕩蕩焉恢恢焉迎之靡測其源順之
罔知其末信是瑩心神之砥礪越溟
海之舟輿駭昏識之雷霆照幽途之
日月者矣此土先有中論四卷本偈
大同賁頭盧伽為之注解晦其部執

學者味焉此論既興可為範鑄聰明
達君子詳而味之序成未即聞上帝
勑秘書監虞世南作序見靖之斷製
嘆咽无以加焉因奏聞上仍令序列于
卷首所在傳寫藏于經藏以貞觀十
年四月六日終於所住春秋五十有
七葬于京郊之東列塔立碑頌其芳
德太常博士褚亮為文自靖之知道
倫等崇其辯機時俗以擬慧乘固為
篤論詞注難窮無施不遂誦花嚴大
品涅槃大智度攝大乘及中百諸論
皆筌擇章部決滞有聞又誦涅槃法
華音文溥美時為衆述清囀動神又
抽減什物用寫藏經罕閱纔止便修
度奉又善導達衆首舒暢物情為諸
文雄之所稱敘持明古迹備曉書畫
京華士子屢陳真為皆貨其舌實定
其人世之文章詞體頗預能柔草翰筆
功名躋臺府每有官供賜集必召而
屢其十公卿執紙請書填赴躋隨纖
賦筆飛驟如風藻蔚雅態繽華嘗
世故在所流詠躭玩摛多懸諸屏障
咸銘座右者集八卷行世

釋慧淨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也家
世儒宗鄉邦稱美淨即隋朝國子博
士徽遠之猶子也生知天挺雅懷篇
什風格標峻器宇沖邈年在弱歲早
習丘墳便曉文頌榮冠閭里十四出
家志業弘遠日頌八千餘言總持詞
義平有芘氏遊聽講肆諮質碩疑徵
究幽微每臻玄極聽大智度及餘經
部神采孤拔見聞驚異有志念論師
馳名東夏時号窮小乘之巖穴也乃
從聽習雜心婆沙學周兩遍大義精
通根葉搜求務括清致由是嘉譽遠
布學徒欽属開皇之末來儀帝城屢
折重關更馳名譽大業初歲因尋古
迹至於槐里遇始平令楊玄集諸道
俗於智藏寺欲令道士先開道經于
時法侶雖殷無敢抗者淨聞而謂曰
明府盛結四部詮衡兩教竊有未喻
請諮所疑何者須至之禮自有常倫
其猶冠屨不可顛倒豈於佛寺而令
道士先為主乎明府教義有序請不墜
績令曰有言哉幾誤諸後即令僧居
先坐得无辱矣有道士于永通頗挾

時譽令懷所重次立義曰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令
即命言申論仍曰法師必須詞理切
對不得犯平　帽淨
國戲曰負道既不冠帽寧犯平頭令
曰若不犯平頭當犯上尾淨曰負道
既屣昇床自可上而無尾明府解巾
冠帽可謂平而無頭令有靦容淨因
問通曰有物混成為體一故混為體
異故混若體一故混正混之時已自
成一則一非道生若體異故混未混
之時已自成二則二非一起先生道
冠餘列請為稽疑於是通遂茫然罔
㥾无對淨曰先生既能闢闔進敵正
當鼓怒餘勇安得事如桃李更坐荊
棘仍顧令曰明府既為道助何以救
之令遂赧然爾後頻有援拔皆應機
偃仆内非覆執自余大小雙玩研味
逾深注述之餘尋繹無暇却掃閑室
統略舊宗纘述雜心玄文為三十卷
包括群典籠罩古今四遠英猷皆參
沉隱末又以俱舍所譯詞旨宏富雖
有陳迹未盡研求乃无師獨悟思擇

名理為之文跡三十餘卷遂使經部
妙義接紐明時窮覈正宗傳芳季緒
學士頴川庾初孫請註金剛般若乃
為釋文舉義觽為盛作窮真俗之
教原盡大乘之秘要遐迹流布書寫
誦持文學詞林傳諸心口讃績相美
接肩恒聞太常博士褚亮英藻清拔
名譽早聞欽此芳猷為之序引其詞
曰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固習
改性真慮遷然則達鑒窮覽皎乎先
覺炳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昇彼
岸與夫輪轉万刧蓋染六塵流遁以
徇無涯踳駮而超捷逕不同日而言
也頴川庾初孫早弘篤信以為般若
所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
住之宗極出乎心慮之表絕於言像
之外是以結髮受持多歷年所雖妙
音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邃湛或有
未悟嗟迷方之弗遠睠砥途而太息
屬有慧淨法師博通奧義辯同炙輠
理究連環庾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
乘此諮頴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
衢罇自滿上遇神應之道傍盡忘機

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舊擬
渙焉冰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爲德
法之梁棟變群生之耳目錚峯秀上
映鷲岳而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
競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閑
賢智才兼優洽精該昔罕見其人
今則沙門重闡藉甚當世想此玄宗
讚爲稱首歲惟閹茂始創懷油月躔
仲呂爰茲絕筆緇俗攸仰軒蓋成陰
扣鍾隨其大小鳴劍發其光采一時
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遍相傳授
方且顧幾於遠術視安生獨步高衢
對揚正法遼東眞本望懸金而不刊
指南所寄藏群玉而無朽豈不盛哉
豈不盛哉武德初歲時爲三府官寮
上下咸集延興京城大德竟陳言論
有淸禪法師立破空義聲色奮發厲
遂當時相府記室王敬業啓上曰登
座法師義鋒難對非紀國慧淨無以
挫其銳者卽令對論淨曰今在英雄
之側廁龍象之間奉對上人難爲高
論雖然敢藉毅秋霜之威布春雨之
澤使惠淨諮質小疑令法師揄揚大

慧豈非佛法之盛哉因詶日未嘗破
空空有何破答曰以空破空非以有
破難曰執空為病還以空破是則執
有為病還以有除復却往返無以
解貞觀二年新經既至將事傳譯下
勑所司搜選名德淨當斯集聿受大
莊嚴論詞旨深妙曲盡梵言宗本既
成并纘文疏為三十卷義冠古今英
聲籍甚三藏法師對僕射房玄齡鴻
臚唐儉庶子杜正倫于志寧撫淨背
而嘆曰此乃東方菩薩也自非精爽
天挺何以致斯言之捷哉其為異域
見欽如此至貞觀十年本寺開講王
公宰輔才辯有聲者莫不畢集時以
為榮望也京輔停輪盛言陳抗皆稱
機判委綽有餘逸黃巾蔡子晃成世
英道門之秀纔申論擊因遂徵求自
覆義端失其宗緒淨乃安詞調引晃
等飲氣而旋合坐解顏貴識同美尒
後專當法匠結衆敷弘撫接明穆聲
懋臺府梁國公房玄齡求為法友義
結俗兄晨夕參謁躬盡虔敬四事供給
僑展翹誠淨體斯榮閭忘身為法又

撰法華經纘述十卷勝鬘仁王般若 [illegible]
溫室盂蘭盆上下生各出要纘咸行
於世並文義綺密高彥推之故其道
有弘通光揚佛日緇素虔踊慶所治
聞于時大法廣弘充溢天壤顧茲浮
之功也然末代所學膚淺者多若不
開外則言無所厝如能擢伏異道必
以世學為初每以一分之功遊心文
史讚引成務惠濟其神而性慕風流
情寄仁厚泛愛為心忘己接物銜寫
言晤終日無疲故使遠近聞風奔請
填委皆應變接敘神悅而歸或筆賦
緣情觸興斯舉留連句日動成文會
和琳法師初春法集之作曰鷲嶺先
前選祇園表昔恭哲人崇踵武弘道
會群龍高座登蓮葉麈尾振霜松麈
飛揚雅梵風慶引蹤鍾靜言澄義海
發論上詞鋒心虛道易合跡廣席難
重和風動淑氣馥日晷時稍高子林
雅什顧己濫朋從因茲仰積善垂華
塵可逢 [illegible]
[illegible] 晦周朝法城從
此攜香閣本峨嶢珠盤仰承露劍風

術庠宵落熙侵虛簫長虹拖雌橋高 [illegible]
才暫騁目雲藻遂飄颻欲追千里驥
終是謝連鑣又於冬日普光寺臥疾
值雪簡諸舊遊詩曰臥痾苦留滯閑
戶望遙天寒雲舒復卷落雪斷還連
凝華照書閣飛素婉琴弦迴飄洛神
賦皓映齊紈篇縈階如鶴舞拂樹似
花鮮從賞豐年瑞沉憂終自憐於是
帝朝宰貴趙公燕公以下名皆和焉
將百許首中書舍人李義府文苑之
英秀者也美之不已為詩序云由斯
贊唱更高玄儒屬目翰林文士推承
冠絕競述新製請摘瑕累淨以人之
作者莫非奇挺乃搜採近代藻銳者
撰詩英華一帙十卷識者懷鉛採其
冠冕吳王諮議劉孝孫文才翹拔為
之序曰釋教之為義也大矣哉智識
所不能名言視聽所不得聞見馬鳴
龍樹弘聖言於前慧遠道安闡微言
於後至於紹高蹤而孤引踵遐軌以
遐征誰之謂歟慧淨法師即其人矣
法師淳和禀氣川岳降精神解內融
心機外朗總年對日卅歲參玄權本

[illegible]

森梢千雲階乎丈木長瀾淼浸洛日
道乎深泉而慧炬夙明禪枝早茂陰
閑川而軺虛勝定木以拾神樹猶芳
生悟為常樂二乘與義煥矣不有三
諦法門怡然理順俄而令軔東夏杖
錫西秦至于講肆法筵聆嘉聲而樂
赴詞鋒拚佛眼高義而景從明鏡屢
照而不疲鴻鍾待扣而斯應弟涯之
量虛往實歸識佛法之棟梁實倫徒
之領袖者也余昔遊京華得中景慕
崇森淨域披雲而見光景落落閑居
入室而生虛白法師導余以實際諦
余以真如把海不知其幾深學山徒
仰其峻極嘗以法師敷演之暇商確
翰林若乃園柳天榆之篇阿閣綺疏
之詠魏王北山陳思南國嗣宗之賦
明月彭澤之摘微雨逮乎顏謝揚葉
任沈道文足以理會八音言諧四始
咸遊相祖述樹為龜鏡豈獨光我異
代而無繼軌者乎近世文人才華開
出周武帝振彼雄圖削平齊遂隋高
祖韞茲英略戡定江淮混一車書大
開學校溫邢譽高於東夏徐庾價重

[illegible] 第十六張

淮南荊王司空孤秀一時沈米子標
奇絕代凡此英彥安可闕如自餘壚
落祥重光景耀大弘文德道冠前王
道軸之士風趣林壑之賓雲集故能
抑揚漢徽孕育曹王文雅辯興於茲
為盛余雖不敏竊有志焉旣而舟壑
潛移悼陵谷而遷貿居諸易晚憫人
世之難常固請法師暫迴清鑒採摭
詞什耘剪繁蕪蓋君子不常於拱翻
詩未為斯玷自劉廷尉所撰詩苑之
後纂而續焉潁川庾初孫學該墳素
行齊顏閔京兆韋山甫耿介有奇節
弋獵綜群言與法師周旋情踰膠漆
觀斯盛事咸共讚成生也有涯庾侯
長逝永言恒化不覺流襟頭覽其遺
文久為陳迹今亦次乎汗簡貽諸後
昆法師式遵舊章纂斯鴻烈余聊因
暇日撥述芳猷俾郢唱楚謠同管絃
而揣響春華秋實與天地而長存遂
使七貴揖其嘉猷五衆欣其慧識凡
預能流家藏一本自余國家盛集必
預前經每入王宮頻登上席簡在帝
心群官依敬皇儲久飡德素乃以貞

觀十三年集諸官邑及三教學士共
弘文殿延淨開闡法華道士蔡晃講
論道好獨秀玄宗下令遣皿抗論晃
即整容問曰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
第何分淨曰如來入定徵瑞放光現
奇動地雨花假遠開近為破二之洪
基作明一之由漸故為序也第者為
居一者為始序最居先故稱第一晃
曰第者弟也為第則不得稱一言一
則不得稱第兩字自乖何以會通淨
曰向不云乎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先
生既不領前宗而謀陳後難便是自
難何成難人晃曰言不領者請為重
釋淨答曰昔有二人一名鈍奴道
帚忘掃一名身子一聞千解然則鈍
奴再聞不悟身子一唱便領此非授
道不明但是納法非俊晃曰法師言
不出脣何所可領淨曰菩薩說法聲
振十方道士在坐如迷如醉豈直形
體聾瞽其智抑亦有之晃曰野干說
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狐
蹤道士魂迷謂人為畜時有國子祭
酒孔穎達心存道黨潛扇斜言曰佛

家無諍法師何以擯斯淨啓令曰如来在日已有斯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等佛為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也而今亦尒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淨無諍也于時皇儲語祭酒曰君既勤説真為道當淨啓令曰慧淨常聞君子不黨其知祭酒亦黨乎皇儲怡然大笑合坐歡踊令曰不徒法樂已至於斯故淨之樞機三教發悟一斯頻也頻入宮闈與道抗論談柄暫撝四坐驚讋蔡晃等既是道門鋒領屢逢屈挫心膂俱靡皇儲目屬淨之神銳難加也乃請為普光寺任下令曰紀國寺上座慧淨法師名稱高遠行業著聞綱紀伽藍必有弘益請知寺任淨以弘宣為務樂於寂止雖蒙榮吉情所未安乃妄固辭不蒙允許慨斯恩迫致啓謝曰伏奉恩令以慧淨為普光寺主仍知本寺上座事奉旨驚惶罔知攸措但慧淨不揆庸短少專經論用心過分

國撫沈府堅大馬監隆襄獎旨畫輔
金生納養往昔數誘摩鈍策塞遮被
咲嗟至柔提頓綱維由來未悟整居
倫衆素所不關思遣虫由庸裏地丈
設務竊悲魚康易處失燥濕之宜方
圓毀貲乖任物之性既情不達事貫
適於心撫躬驚惕不遑啓處然恩音
隆渥固敢辭讓謹以謝聞伏增戰悚
令答曰忽辱來書甚以傾慰三覆之
後自覺欣然竊聞如來雖跡起人間
而道籠天外神功妙力不可思議寂
爾無為則言語道斷湛然常住則心
行處滅但為衆生煩惱漂沒愛河不
得不大拯横流令登彼岸故出入三
界昇降六天經營十方良為於此若
夫鹿園福地鷲嶺靈山灑甘露於禪
林轉法輪於淨域付囑菩薩濟拔黔
黎然後放光面門滅影雙樹寶船雖
沒遺教猶存即是如來法身無有異
也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遠有弥勒
文殊親承音旨近則圖澄羅什發明
經教五百一賢信非徒說千里一遇
老匪虛言法師昔在俗緣門稱通德

飛纓東序鳴玉上庠故得垂於後昆
傳芳猶子當以詩稱三百不讓於昔
空迪禮三千未免於生滅故發弘誓
願迴向菩提落彼雨髮披茲三服至
如大乘小乘之偈廣說略說之文十
誦僧祇八部波若天親無著之論法
門句義之談皆剖判胷懷激揚清濁
至於光臨講座開置法筵釋義入神
隨類俱觧寫懸河之辯動連環之辭
碧雞譽於漢臣白馬稱於微吏以今
方古彼復何人所以仰請法師為普
光寺主兼知紀國寺上座事又聞若
獨善之心有限則濟物之理不弘彼
我之意未忘則他自之情不坦且普
光紀國俱是道場舊住新居有何差
別法師來狀云魚鹿易處失燥濕之
宜斯乃意在謙虛假稱弥佐昔聞流
水長者遂能救十千之魚曠野獵師
豈得害三歸之鹿但使筌蹄不用則
言象自忘淨又謝曰重蒙令旨恩渥
載隆追深悚怍但慧淨學慙照雪解
愧傳燈濫叨榮幸坐致非望復蒙垂
慈神翰播斯弘誘文麗辰象調諧金

石加以恩無道俗澤被存亡遐邇高
深辟起山海循環百遍悲喜交懷徒
知能感豈陳筆露頻煩曲降顧已多慙
謹以謝聞用增悚惕登又下令與晉
光寺衆曰盡開正法沒於西域像教
被於東華古往今來多歷年所而雖
馳迦葉馬鳴龍樹既同執寫有若燈
傳故得妙旨微言垂文見意是以三
十二相遍滿人天十二部經敷揚剎
土由其路者則高踏四禪之上迷其
塗者則輪迴六趣之中理窟法門玄
宗秘藏非天下之至賾孰能與於此
乎皇帝以神道設教利益群生故普
建仁祠紹隆正覺卜茲勝地立此伽
藍請赤縣之名僧徵帝城之上首山
林之士擁錫來遊朝廷之賓振衣起
座義逆濟濟法侶詵詵寔是聚落之福
田黔黎之壽域加以叢楹疊榭寶塔
華臺洪鐘扣而弗諠清梵唱而逾靜
若夫盧舍那佛坐普光法堂盡相嚴
莊神變胎響以今方古闇與冥符名
器之間豈容虛立然僧徒結集須有
綱紀詢諸大衆算值其人積日搜揚

願有僉議咸云紀國寺上座慧淨自
性精淨本來有之風神秀徹非適今
也至若龍宮寶藏象力尊經皆挺自
生知無師獨悟豈止四諦一乘之說
七處八會之談要其指歸得其真趣
而已固亦滌除玄覽老氏之至言絜
靜精微宣尼之妙義莫不窮理盡性
尋根討源其德行也如彼其學業也
如此今請為普光寺主仍知本寺法
師此者逡巡靜退不肯降重懇懃苦
請方始剋從但菩薩之家體尚和合
若得無諍三昧自然永離十纏亦願
合寺諸師共弘此意其迎請之禮任
依僧法又令所司建講設齋并請法
師廣開義理淨以僚寀大集光榮一
旦非夫經力何以致斯乃創開法華
末陳大論英達高勝擁華門遊故能
接誘玄素撫承學識傳詞馳論大響
嘉猷縱達清言光前絕後太子中舍
辛諝學該文史傲誕自矜題章翰
莫敢當擬預有繁青諝必裂之于地
謂僧中之無人也淨憤斯輕侮乃裁
論擬之文云紀國寺釋慧淨敬酬東

言半中含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音
睹天華驚心眩目擲超系釋理路違
探幽難勃以縱橫撥擾紛其駱驛睽
雲霞而比爛叶金石以相諧絢矣文
章沖半探賾非夫哲士誰其溢志瞻
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敢述朝
聞豈曰稽疑寧酬客難也來論云一
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
性然則佛性之與先覺語從俗異智
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
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矣哉
斯舉也深固幽遠杳冥難測吾子為
信乎為疑乎其信也豈不然乎哉其
疑也豈不深乎哉然則下士一不笑不
足以為道淺智不謗不足以為深仰
度高明固無笑謗矣但其言濩落理
涉嫌疑今當為子略陳梗槩若乃問
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理
堂堂於釋教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
一不得答殊此例既昇彼並自沒如
其未喻更為提撕夫以住无所住不
善所以無修為無不為一音所以普
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冷然獨

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
宗既辯百難斯滯来論云必調彼此
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亂空談
荅曰誠如来言亦須分別竊以逍遙
一也鵬鷃不可齊乎九万榮枯同也
播菌不可齊乎八千而況爝火之侔
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以分同明潤
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毫一其小
大彭殤均其壽夭莛楹乱其描豎施
厲混其妍蚩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
忘疵生所以絕其有封非謂未始無
物斯則以余分別攻予分別予忘分
別即余忘分別矣君子劇談幸無譏
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
可慎哉来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
復必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受於
熏修慧定成於繕剋荅曰無常者故
吾去也緣起者新吾来也故吾去矣
吾豈常乎新吾来矣吾豈斷乎新故
相傳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
剋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
顯乎中觀斷乎宗也談乎妙也斷實
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

無得無諍乎来論云續鳧截鶴庸詎
眞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夫自
然者報分也息修者業理也報分已
定二鳥無羡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蠢
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疑沉冥難
曉幽求之士淪惑罔息至若道圖四果
尚昧秀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
固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
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數究幽
微含道精必愛業家門朋從是寄惏
能擇善敢進甚葉如或鏗然願詳金
縢矣於是廊廟貴達重仰高風人藏
一本緘諸懷袖同集談宴以為言先
華侯由茲頂戴頓袪邪網帝里榮勝
望回披雲各撒金帛樹興來福沙門
法琳包括經史摘撥昔聞承破邪疑
迺致書曰近覽所報辛中含析疑論
詞義包舉比喻超絕璀璨眩睇米之
目鏗鏘駭師曠之耳固以妙盡環中
華彈辯圓璧玉衡之齊七政猶涅海
之統百川煥煥然巍巍乎言過視聽
之外理出思議之表足可拄諸見之
門開得意之路者也至如往無所往

兼修之義在焉為無不為齊應之功
弘矣將令守雌顧厚獨善醜答乃理
異之顯哉豈玄同之可得夫立像以
表意得意則象忘若忘其所忘則跡
之情斯泯非忘其不忘小大之殊有
異是知日月既出无用爝火之光時
雨既降何煩浸灌之澤故云彼此可
忘非無此也故吾去也因故去而辯
無常新吾來也藉新來以談緣起非
新非故重修之義莫成無繕無莚美
惡之功孰著蓋以生滅破彼斷常之
迷寄因果亦其中觀之路斷常見息
則弱喪同歸中觀理融則眞如自顯
或談業理以明重習作闕報分以擇
自然意出情端言超文外報分有在
鳧鶴自忘其短長業理相因草蜂各
任其飛化可謂於無名相中假名相
說體眞會俗豈不然歟辛中含天挺
之才未等老人盡理之說子期可慟
於喪偶顏生有愧其坐忘可以息夫
取之兩端泯顛沛之一致楚既得之
齊亦未為失也法師博物不群智思
无限當今獨步即日梁棟既為衆所

知識實亦名稱善聞加以累謁金門
頻登上席扇玄風於鵷籥振法鼓於
龍樓大貴挹其波瀾五師推其神隽
既踰尋天之翼又縱横海之鱗支遁
之四王何爭堪並駕帛祖之方嵇阮
未足連衡用古儔今君有之矣琳謝
病南山捿心幽谷非出非處湯慮於
風雲无見無聞寄情於泉石遇覩名
作實遺繁憂乍覽瓊章用祛痼疾
佪吟諷循環卷舒奉蓋懷袖之中不
暫釋勞字故略申片意謹此白書其
所著述賦詞為諸道賢稱美如此及
貞觀十九年 更崇翻譯所司簡約又
無聯類下召追赴謝病乃止今春秋
六十有八聲問轉高心疾時動或停
法雨暫有登臨雲屯學館義侶則掇
其冠冕文句則定其短長詞采則揭
其菁華音韻則響其諧調神氣高
爽足引懦夫牆宇崇深弥開廣士斯
並且叙而即筆故不盡其纖隱云

續高僧傳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